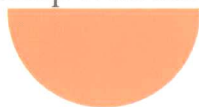


上帝的救赎

[美] 斯迪姆·席普·凡迪恩
S. S. VANDINE 著



The Bishop Murder Case



邪念重生的迷魂豪宅，摄人心魄的死亡预告，
这是濒临绝望的宿命，还是有人刻意效仿的屠戮手段？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上帝的救赎

[美] 斯迪姆·席普·凡迪恩/著
S · S · VAN DINE



The Bishop Murder Case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的救赎/(美)凡迪恩著;龙婧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9
书名原文:The Philo Vance Murder Cases
ISBN 978-7-5155-0111-6

I. ①上… II. ①凡… ②龙…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0561号

Copyright © 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The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of this book is owned by Beijing Xinhua
Pioneer Culture & Media Co., Ltd,
now published in China and registered in CIP(2011,170561)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chemical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a licence or othe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copyright owner.
All rights reserved.

上帝的救赎

作 者 [美] 斯迪姆·席普·凡迪恩
责任编辑 方小丽
特约编辑 李 丹
开 本 620毫米×889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198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0111-6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目 录

- 小知更鸟之死 /1
致命弓箭 /13
咒怨 /30
神秘字条 /43
惊魂惨叫 /57
“我是凶手” /69
疑云密布 /82
再现血案 /95
死亡密码 /105
是谁在说谎 /116
不翼而飞的手枪 /127
午夜暗访 /142
黑色的主教 /158
巅峰对决 /171

小知更鸟之死

4月2日 星期六 中午

格林家血案是非洛·万斯以非正式检察官身份参与调查的刑事案件中,最让人感到惊悚、离奇和难以理解的案件。这桩发生在格林豪宅内的凶杀案,直至12月才告破,出人意料的结果令人扼腕。这下,万斯终于清闲下来,有了段空闲的时间,他穿上运动服到瑞士度过他万圣节的假期。2月底,他回到纽约,开始专心于他的文学翻译工作——本世纪从古埃及经典文学中发现的梅兰·托勒斯的著作残片引起了他的浓厚的兴趣。这项枯燥乏味的翻译工程,万斯竟津津有味地研究了一个多月。

这段时间万斯过得很平静,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尽管万斯一直热衷文化研究,但对这份翻译工作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那份对知性世界的冒险精神、追究根源的执著劲往往与研究学问必须的淡定与耐心产生冲突。据我所知,万斯早在几年前就已着手写

作赞诺芬的传记——大学时期初读的《希腊远征波斯记》和《苏格拉底回忆录》给了他这样的灵感——然而，在写到赞诺芬战败，带领一万人马渡海逃亡的时候，他就不再对赞诺芬感兴趣了。鉴于上次的经验，这一次着手做的翻译工作，也很快在4月份搁浅。此后的几个星期，外界一直充斥着某种邪恶的气氛，又一桩离奇的谋杀事件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当中。

在这起谋杀事件的调查取证中，万斯充当了纽约州地方检察官约翰·马克汉的法庭助理。不久之后，案件便以“主教谋杀案”的名号轰动一时。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样的说法——基于那些新闻从业者的本能而被赋予的——并不确切。事实上，这起血腥残忍、泯灭人性的暴行和神圣的主教大人一点瓜葛都没有，不过是借用那本《鹅妈妈童谣》增加人们恐怖的想象罢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一名号也很恰当——凶手基于他那残忍的杀人阴谋，使用了“主教”这样的代称。但也恰恰是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称号，给万斯提供了一条关键的线索，使他最终侦破了这起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案件，揭露了出人意料的残酷真相。

毫无头绪的案情现场，让人毛骨悚然的杀人手法，足以让梅兰·托勒斯和古希腊的一行诗从万斯的心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凶案发生于4月2日的早上，距离格林豪宅发生的朱利亚与契斯特遭枪杀的案件不足5个月。

此时恰逢初春时节，和煦的阳光照耀着纽约，是个让人神清气爽的春日。万斯正在自家公寓的屋顶花园内享受丰盛的早

道了。”

随后他打开那本摇篮曲与童谣的诗歌集。

过了一会儿，他合上书，再度靠向椅背，不时吐出一阵烟雾。

“不，这绝不可能。”万斯仿佛在为自己申辩，“这太残忍，也太没有逻辑性了；简直就是一部血腥的童话。……毕竟地球是椭圆形的，它怎么可以如此错综颠倒，毫无合理性呢？……真让人难以置信，不可理喻。就好像恶魔玩弄的一种邪术，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他看了一眼表，站了起来，把还在一旁为他的话感到迷惑不解的我晾在一边，自顾自地回房去了。什么箭术论文、童谣选集、德语字典——万斯这一番胡言乱语，到底有着怎样的脉络关联？我试图从它们之间找出共通点，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理所当然的啦。几个星期之后，当我明白了所有真相时，才知道这起超乎想象、邪恶异常的案情并非常人所能探寻到缘由的。

我还未从懵懂中醒悟过来，万斯又回来了。

他已经换好了衣服，准备外出。但马克汉迟迟未到，这使他有些急躁不安。

“嘿，老伙计！如你所料，我一直期待着有一件令我感兴趣的事出现，比如——极端刺激又充满神秘感的凶杀案。”随后万斯又解释道，“但……我发誓，我可不希望这是一场可怕的恶梦。如果马克汉不懂这点内情的话，我将要怀疑他有‘请君入瓮’的意图了。”

过了几分钟,马克汉总算现身了,一眼望去,就知道他现在的心情有多么沉重。他神情黯然,似乎已被困扰很久了,比起往日的爽朗,今天打招呼的方式显得敷衍而草率。15年来,马克汉和万斯一直是情谊深厚的好朋友。前者热情冲动,做事爽快,对工作勤勤恳恳;后者则总是一副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样子,喜欢嘲弄世俗,快乐恬淡,自由自在——总而言之,彼此都被对方所独有而自身所缺乏的特质深深吸引着。正是这层微妙的吸引力,使他们维持着多年老友的关系。

马克汉有着纽约州地方检察官的身份。在过去的16个月当中,每当发生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万斯都会被他去协助调查;而万斯那超乎常人的判断力从来都没有令马克汉失望过。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汉在任的这4年间,每起重大案件的破获几乎可以说都有万斯的功劳。他对人性的研究透彻深刻,本身又博学多才,他那非凡的观察力,从不轻易被包裹在真相表面的那层假象所蒙蔽。正是这些与生俱来的卓越品质,使得万斯通过非正式的身份加入到马克汉管辖区内发生的刑事案的侦破当中。

据我所知,万斯最先加入调查的案件,应该是那起艾文·班森的谋杀案;接下来就是闹得满城风雨的玛格丽特·欧黛儿致死案,要是按照警察常规调查案件的方式来办案的话,这一定是个不解之谜;再后来,就是发生在去年晚秋时节轰动一时的格林家血案,如果不是万斯临门一脚,破坏了凶手最后的毒辣残忍的计划,恐怕格林家族真的就灭绝了。

所以这次发生的主教谋杀案,马克汉同样需要万斯的协助。

了片刻，“‘是谁杀了小知更鸟’？并且，‘是谁拿了弓和箭’？……每个人小时候都学过这首儿歌，真是奇妙。那么这位不幸的罗宾先生，他叫什么名字？”

“好像叫约瑟夫吧！”

“可能这并不是关键的部分——他是否有中间名？”

“够了，万斯！”马克汉不耐烦地摆摆手，突然站起身来，“难道他的中间名会和整个案件有关系吗？”

“别发火嘛，老伙计。我的神经还是比较正常的。如果我们真的想被逼疯的话，继续研究这个案子就能如愿以偿了。”

随后万斯按铃叫管家去拿电话簿。此时马克汉虽然怨气满腹，但万斯却装作没事人一样，认真翻阅着他的电话簿。

“被害人是住在紧邻河边的大道上吗？”不一会儿，万斯指着电话簿上的姓名问马克汉。

“没错。”

“这就好办了！”万斯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朝着这位检察官挤眉弄眼，迅速合上了电话簿。随后他又不慌不忙地说，“马克汉，这上面只有一个约瑟夫·罗宾，并且也住在河岸大道。而他的中间名是——寇克。”

“你到底想说什么？”马克汉愤愤地说，“就算那名死者真的叫寇克，这个名字和他的死又有什么联系，你干吗一直强调这个？”

“你好好想想，我可不会无缘无故地进行调查。”万斯无奈地耸了一下肩，接着说，“我只是想把与案件相关的两三项内容联系起来。直到现在，我们只知道约瑟夫·寇克·罗宾——也就是与知

更鸟同音的男人被箭射杀了。难道你还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古怪联系吗？”

“当然没有！”马克汉理直气壮地回敬万斯，“我认为这名被害人的名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更何况射箭运动在全国这么流行，有人因此受伤也是常有的事，因而罗宾的死，或许只是个意外。”

“不是这样的。”万斯无奈地摇摇头，“即便事情真的如你说的那样，对案情的侦破也毫无意义，不过徒增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偶然效果罢了。你想想，在全国上万热衷于箭术运动中的人中，有一个名叫寇克·罗宾的人，有一天突然被箭射死了。这样的事情真的有可能发生吗？假如这就是事实的话，我敢说背后一定有魔鬼在耍把戏。”

“如果这真的只是偶然性事件，那么我想神学家们或许会对此作出解释的。”

“你在电话里曾说过，在被害人死前，有个叫史柏林的人是最后和他在一起的人。是这样吗？”万斯没有理会马克汉的讽刺，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是又怎么样？”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史柏林’的发音在德语中的意思。”万斯说道，语气非常直接。

“你以为我还是个高中生吗？”马克汉回敬道。眼神不再那么愤怒，但身体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一本德文字典推到了马克汉面前。

“你也来查查吧。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虽然我已经查过这个字了——但愿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幻觉而已，字典上应该不会错。”

马克汉翻开了德文字典。很快他的眼睛就盯在了一处字上，好像被雷电击中似的顿时挺直了身子。

“‘史柏林’就是‘麻雀’——连小学生都知道这个，但这又和案子有什么关联呢？”

“我早就说过的，”万斯无精打采地重新点上一根烟，“《知更鸟之死与葬礼》这首古老的歌谣，任何一个小学生都知道。”

万斯目不转睛地看着变得焦躁不安的马克汉。明媚的阳光正好照在马克汉那张惊异的脸上。

“看来你已经记不清这首歌谣里唱的是怎么了，没关系，让我来唤起你儿时的记忆吧！”

万斯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开始朗诵这首家喻户晓的儿歌，仿佛正在召唤躲在一旁的魔鬼，他的声音令我不住地打冷战。

——是谁杀了小知更鸟？

“是我。”麻雀回答。

“我用弓和箭射死了小知更鸟！”

致命弓箭

4月2日 星期六 中午12时30分

马克汉缓缓抬起头,用一种惊异的眼神看着万斯。

“简直是疯了!”他激动地说,难以掩饰内心的恐惧感。

“不,不是这样。”万斯摆着手说,“从一开始我就想到了,是完全全地抄袭照搬。”他故作一副很轻松的样子,我知道此刻的他正在压抑着内心的混乱思绪,“此时此刻,一定有人在哀悼不幸的罗宾。你还记得这首歌谣的另一部分吧?”

——悼者是谁呢?

“是我,”鸽子回答。

“我哀叹逝去的恋歌,
因而我成了悼者。”

马克汉的面部抽搐了一下，手指不停地敲着桌面。

“原来那就是靶心，万斯。这起案件中一定隐藏着一个女人，或许就是争风吃醋引发的矛盾。”

“越来越有意思了。整起案件如同一幕由大人扮演的儿童话剧，这下我们可有好玩的事情做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找出那只苍蝇。”

“什么，苍蝇？”

“这么快你就忘了吗？歌谣的下一句就是：

‘——谁看到它死去？’

‘是我。’苍蝇回答。

‘我用我细小的眼睛，
看到了它的死亡。’”

“别这么疑神疑鬼的，”马克汉不耐烦地说，“这又不是小孩子在玩过家家，严肃点！”

万斯无神地点点头。

“有时候，小孩子玩的过家家也被视为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万斯的话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这起案子让我觉得兴趣盎然，案情充满了童话般的色彩。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天生患有精神病的老孩子——完全是精神病的症状。”万斯猛地深吸一口烟，毫不掩饰自己的嫌恶之情。

“把详细情形告诉我吧！在这样一个浑浑噩噩、支离破碎的社会，我如何看清真实的情况呢？”

马克汉再次坐了下来。

“实际上，现场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在电话里我已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在这之前，迪拉特教授约我过去——”

“迪拉特？你是说那位有名的巴托蓝特·迪拉特教授？”

“正是他。案件就发生在他家里。你认识教授？”

“不，我只知道他是科学界的一名泰斗，最有名的数学物理学家之一。我收藏了他的很多本著作。言归正传，迪拉特教授叫你过去做什么？”

“我已经和他相交有 20 年了。他以前在哥伦比亚学习数学。为了当上教授，又从事了几年法律工作。教授发现了罗宾的尸体后就立即通知了我，大概在 11 点半的时候。我把案子委托给谋杀科的希兹警官，随后就出门了。然后就打电话告诉你。希兹警官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到教授家了。”

“那么教授的家庭状况如何？”

“或许你也知道一些。大概在 10 年前，迪拉特教授就已经退休了。在靠近河岸大道的西 75 号街区有一栋房子，并领养了一名他兄弟的女儿，当时只有 15 岁，他们一直住在一起。如今，这名女孩已经 25 岁了；我大学时代的同学席加特·亚乃逊是个数学天才，教授在他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收他为养子。现在他大概有 40 岁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数学讲师。他曾经三次从挪威辗转到这里，他的父母于 5 年前去世了，教授非常器重他，认为他将会成为一

名伟大的物理学家,因而才收他为养子。”

“我对此也略有所闻。”万斯点头说,“就在最近这段时间,亚乃逊发表了一篇修正动体电气力学理论的论文。这么说,教授和亚乃逊以及那名女孩是住在一起的了?”

“此外还有两名仆人。教授的收入好像挺不错,他又是个引人注目瞩目的角色。他家中经常聚集着当代的一批数学家,就像个大本营一样。他的侄女非常喜欢户外活动,有着自己的一个小型社交圈子。我曾经到他家去做过几次客,每一次都是宾朋满座——几个学理论科学的学生在楼上用功,而楼下的客厅也围了一群热闹的年轻人。”

“那名死者又是什么身份呢?”

“那个罗宾是蓓儿·迪拉特交际圈里的佼佼者——已获得了几项箭术比赛的冠军,同时也是一位热衷于交际的年轻人。”

“对此,我已经从刚刚翻阅的一本关于箭术的书里看到过他的名字。在最近的几次箭术大赛上,这位J.C.罗宾都创出了佳绩。此外,那个名叫史柏林的人也参加了一些大型的箭术比赛,成绩仅次于罗宾。教授的侄女也会射箭吧?”

“没错,她非常喜欢弓箭,而且是河岸箭术俱乐部的始创者。俱乐部的常规射箭场就位于史柏林的住宅院内,他住在史卡斯提尔。而迪拉特小姐在房子的侧院内也辟出了一块射箭场。罗宾的尸体就是在那儿被发现的。”

“如此看来,史柏林应该就是最后一个和罗宾在一起的人。那么,这只小麻雀现在飞到哪儿去了?”

“还不清楚。在案发前，他的确是和被害人在一起的，可是等到尸体被发现时，他已经不知去向了。对于这条线索，希兹那边或许会有更多的相关信息。”

“刚才你说，这起案件或许会有争风吃醋的矛盾存在其中，你的根据是什么？”万斯慢慢垂下眼睑，自顾自地抽起烟来。看似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实际上他所问的问题都存在一定的条理性——当然，这些也都是他非常感兴趣的内容。

“迪拉特教授曾经告诉我，罗宾和他的侄女正在交往。所以我又问他，那个史柏林在他们之间又是什么角色身份。教授才又告诉我，他也是蓓儿的追求者之一。在电话里不好深入这样的话题。但我从这番话里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追求迪拉特小姐这点上，史柏林显然处于劣势。”

“只因为这样，麻雀就把情敌寇克·罗宾杀了？”万斯摇摇头，继续说，“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实际上那首童谣也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模糊不清的内容，并没有交代出事情的真相。我能感觉到，这起案件应该另有隐情——让人无法想象的残酷阴谋。那么，罗宾的尸体是被谁发现的？”

“是迪拉特教授。他在自家楼里的小阳台上晒太阳时，看到罗宾倒在射箭场上，被人射穿了心脏，于是他就马上下了楼——你知道患有痛风症的老人是无法快跑的，否则会有骨折的危险——当他到达射箭场时，罗宾已经死了，于是他就给我打了电话——从常规的做法来看，这是合情合理的举动。”

“尽管现在还没有捕捉到十分明确的线索，但冥冥之中，我似

乎已受到了某种暗示。”万斯站起身，“马克汉，真相远比你推想的复杂得多。普通练习用的箭是软木做的，前面装有小箭头，如果使用中等型号的弓，可以轻而易举地穿透衣服和护胸板。现在，我们应当放弃麻雀在偶然的情况下用弓箭射死了知更鸟这一假设。实际上，这样做也是破获这起案件的关键所在。”随后，万斯走向门口，他招呼道，“我们走吧。到现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很快，我们就坐上马克汉的车子进了城。穿过了第5街的中央公园，从第72街的路口出来。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西区，驶入了第75街。右首边——391号就是迪拉特教授的家，房子与河岸大道之间有一幢15层的公寓楼。在这个庞大的建筑物的掩映下，教授的家犹如一只受到保护的鸟笼。

这是一栋灰色的老式建筑，从已经变形的石灰岩材料可以看出，这栋房子的历史一定很久远了。从宅基正面看，约有35英尺宽，房子本身的宽度约有25英尺，其余的地方都是空地。有一道约10英尺高的石墙，隔在教授家和那栋公寓之间，正中间留了一扇铁门。

整栋建筑保留了英国殖民时期的样式。入口处向路边延伸出一小段楼梯。用红瓦铺就的入口处，装饰着4根白色的哥林多式门柱。占据着整栋房子正面的，是二楼并排镶有矩形玻璃的窗格，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书房的窗子。从总体上来看，整栋房子充满了复古的味道，给人一种踏实且厚重的感觉。如此风景迷人的地方，很难让人把它和凶杀案现场联系到一块。